竞争和逻辑——物理科学、生命科学、智力科学的演变

追寻真理是最高信义。压制、排斥、打击正确科学观点都是不信不义。西哈努克港出现过的邪恶高科技模式正在蔓延。

~~~~~~~~~~~~~~~

什么是饮鸩止渴？Stanford学生40%声称disabled是怎么回事？逻辑起源于逍遥学派。（

Geoffrey Hinton教授说人工智能会毁灭人类。人工智能有欲望吗，有没有毁灭人类的欲望，欲望是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不是需要把性动机修正为更广义的欲望？
弗洛伊德把欲望和灵魂分出本我、自我、超我的结构。人工智能没有本我，能不能真正演化？病毒跟生命有什么区别？智力是不是跟自我和超我有关、是不是对本我的修正？

~~~~~~~~~~~~~~~

谁能证明经典逻辑、直觉逻辑和其它数学逻辑都不是科学逻辑？
经典逻辑有四大基本公理：同一律、无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自然语言和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能不能数学形式化？当然充足理由律有争议，但在自然语言和科学上同一律、无矛盾律、排中律都有争议。

把Euclid's Element翻译成《几何原本》会有误导，有没有什么重要问题被现代学术界忽略了？把mathematical logic翻译成数理逻辑也有误导。数学逻辑不涵盖科学。

~~~~~~~~~~~~~~~

李政道教授提出过《物之道》。《道德经》的最后版本是“道可道，非常道。” 不过宇称不守恒是定论，不可能改变了。所以，宇称不守恒是不是常道？而杨-米尔斯理论可能只是近似，有可能在将来被改进、取代。所以杨-米尔斯理论可能不是常道，也永远无法被证明是常道，但有可能被证明不是常道。
科学只能证伪。肯定和否定不对称，这在逻辑上非常重要，是本质原理。所以科学逻辑的基本公理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数学上正和负是不是对称？
杨-米尔斯理论则有构造能力，在一定阶段内有实用价值。所以，需要研究计算机、图灵机、数学、科学有什么不同构造能力，需要研究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形式主义的本质区别和各自缺陷并作改进，需要研究证伪、批评、自由意志在人类认知、抽象、思维中有何作用。从证伪、批评、自由意志的视角是不是比较容易研究？

~~~~~~~~~~~~~~~

北京大学做了个语言模型的化学测试方案：越高级的知识，测试难度越大，跟测试人类一样，这也是语言模型测试包括医学测试普遍采用的模式。但这种测试方法无法正确测试人工智能。
其实人工智能连幼儿的智力都没有，连鼠、猫的智力都没有。年纪越小的人能通过的测试，如果人工智能却无法通过，这种测试题才是难度高的测试题。跟测试人的难度等级不同。黄仁勋先生五年内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愿景也应该这样测试。
广义相对论里没有拉普拉斯妖，也没有自由意志。自由经济是否需要自由意志，后者能起什么作用？
所以，现在大学里缺乏正确的科学理论基础，在人工智能研究问题上完全被产业界牵着鼻子走，根本弄不清状况。在智能相关教育上误人子弟，后果严重。

~~~~~~~~~~~~~~~~~~

跟细菌、鼠、猫、人类相比，AI缺了哪些智力？这些包含医生最重要的智力。细菌也没神经网络，但适应能力比人类更强。
物理科学尚无法统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生命科学只能研究演化；智力科学需要研究智力的进化和退化。智力科学、生命科学、物理科学需要不同参照系，人类不得不使用互相冲突的多个世界模型。
广义相对论里没有拉普拉斯妖，也没有自由意志。自由经济是否需要自由意志，后者能起什么作用？

传统数学聚焦等价性和稳定性。混沌学和突变论有突破，但不够。耗散结构理论没有区分智力科学、生命科学、物理科学。黄鹂叫声是否音乐，数学能跟自然语言的语义和逻辑等价？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是抽象音乐，但应该有来历。按充足理由律其开头的motif到底是什么？正确理解的关键当然在于如何抽象。

~~~~~~~~~~~~~~~~~~

计算理论主要分两大部分：计算复杂性理论和可计算理论。
计算复杂性理论在图灵机框架内。各种计算机，包括电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或其它可能的计算机，只能解决一小部分计算复杂性问题。可计算理论则是数学逻辑的一部分，包括不可计算、不可定义等等概念和理论，超出图灵机的框架。极大部分函数不可计算。
自然语言和科学更复杂。所以，逻辑当然不等于数学，两个方向都有不等因素。
回顾一下逻辑的起源。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研究逻各斯，提出竞争和动态发展理论。
学术上的逻各斯跟语言和历史有关。中国古代注重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西方注重研究自然历史，也就是博物学。
逻辑也跟逻各斯有关。亚里斯多德研究动物分类法，奠定哲学逻辑基础。不过逻辑还有另外一个渊源：欧几里得形成数学逻辑基础。海什木的几何光学解决了亚里斯多德和欧几里得没能解决的光和视觉的入射和发射理论之争。达尔文的演化理论把博物学提升为生命科学，认为物种是竞争和动态发展的。
爱因斯坦追随伽利略、提出广义相对论，后来还有量子力学诞生。但用逻辑研究逻辑、用测量研究测量会遭遇比哥德尔语句更复杂、更广适的问题。

附录一、趣味逻辑问题——利伯兰自由共和国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多瑙河边境有争议。两国都要武科瓦尔岛，都不要上西加。
所以有人认为两国都不要的上西加是无主之地，声称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微型国家利伯兰自由共和国。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当然都不承认，也不允许这个微型国家在这片土地上实际运作。
所以，上西加不属于克罗地亚，也不属于塞尔维亚，却属于克罗地亚或塞尔维亚。这在逻辑上是不是很奇怪？
这个问题虽有趣，但并不广适。逻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应该是广适的问题。
而未来太空时代会有很多复杂而广适的法律问题。太空时代生命和智力的演化会大大加快，也会带来很多其他复杂逻辑问题。

附录二、太空数据中心和外星球空间站
黄仁勋先生说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电工和水管工。这些工作可否由机器人做、成为黄先生所期望的万亿美元机器人市场一部分？如不能，可否由第三世界技术工人远程操作？
让黄仁勋和马斯克两位大人物讨论太空数据中心是否可行。我没研究过，真不懂；也不知如可行，太空和地上数据中心会像目前Starlink和地上互联网那样互补，还是一种模式consolidate另一种；以及太空数据中心是否需大量电工、密封检查工等等，或可由地面人员远程操作。
火星离地球很远，因通讯延迟而使远程操作问题很严重。是否需要在火星上空建立模拟地球引力的大型空间站让少数人类在适居的空间站里对大量火星地面机器人远程操作？而每人操纵大量机器人需要什么抽象，也是应根据新场景不断研究的重要问题。
太空发展需要慎密的科学逻辑和周密的技术、财务、运作规划。